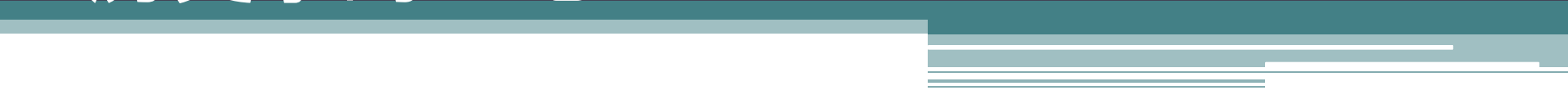


19世纪： 历史学的世纪



- 历史学的制度化、专业化与历史教育的普及
- 历史研究分工的细化与历史辅助学科的发展
- 史料的整理与编纂，档案文献的利用与保管
- 欧美各国权威的历史学会与历史杂志的创立

历史学的制度化和职业化

- 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洪堡的教育改革
- 1810年，尼布尔成为柏林大学首位历史学教授，“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by古奇）
- 1825年，兰克应邀前往柏林大学执教
- 1833年，兰克在柏林大学开创“学术讨论班”（seminar）的教学方法

- 德国：
《历史杂志》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59年)
- 法国：
《历史评论》 *Revue Historique* (1876年)
- 英国：
《英国历史评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86年)
- 美国：
《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895年)
美国历史学会 (1884年)

- 正如哲学追求的是事物最基本的原理，艺术追求的是美的理想那样，历史追求的是描绘人类的命运；描绘要真实、生动、完整而纯洁，理解这样的人类命运的头脑，全心全意接受其引导，以致属于个性范畴的那些观点、感情和要求都融化在这个共同的命运之中而消失不见。
- 历史家的任务有三：一是应当搜集资料；二是批判地调查实况；第三，他还应当以思想为手段把已确认为真实情况的东西写得活生生的。
- 对历史家任务的最后的、但也是最简单的分析是描述思想的作用，以求取得真正的存在。

——卡尔·冯·洪堡《论历史家的任务》

尼布尔与柏林大学初期的史家群体

- 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年）：《罗马史》
- 伯克（August Bockh,1785-1867年）：《雅典国家经济》
- 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1797-1840年）：
《多利安人》、《神话研究绪论》
- 埃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4年）：
《德意志国家与法律史》
- 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9-1861年）：
《中世纪罗马法史》

《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编写

- 1819年，海因里希·斯泰因组建“德意志早期历史研究会”，着手组织整理出版中世纪德意志史料
- 1823年起，由乔治·佩茨（Georg Pertz, 1795-1875年）主持编辑，至1874年佩茨辞职时，已完成24卷
- 1874年起，由乔治·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年)继续负责编辑
- 全书分五类：编年史家著作、法律、国家文献、书信和古文物

- 1795年，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年) 生于图林根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徒家庭
- 1818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主修神学和古典语言学
- 1818-1825年，法兰克福的一所中学任教师
- 1824年，《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出版
- 1825年，进入柏林大学，任历史学临时教授
- 1834年，出版《教皇史》的第1卷；被聘为正式教授
- 1841年，获得“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头衔
- 1865年，被封为贵族
- 1871年，退休
- 1880-1886年，写作、出版《世界史》（七卷）
- 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被推举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名誉会员

如实直书和消灭自我

- 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如实直书）。

——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

- 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的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

——兰克

- 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附录《近代史家批判》中，以圭西亚迪尼和马基雅维里为目标，批评其治史方法和原则，提出了历史批判的主张：“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必须分别加以研究。”
- 兰克的《教皇史》，第一次真正由一位新教的历史学家，对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历史进行公正客观、平心静气的叙述，并以大量丰富的资料作为证据。

- 兰克从以下**3**个方面对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进化思想提出了异议：
 1. 所谓“进步”的涵义是很难把握的，不仅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都被归在相同的“进步”模式之中，而且每个民族本身的历史进程并不是总在“进步”的。
 2. 所谓“进步”的观念并不能用来概括人类的知识积累过程，古代的艺术和诗歌往往能够与现代的相媲美，有的甚至还超过了现代的水平，因而即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方面找出某种“进步”的趋势，但是在文化知识方面或者道德意识方面却很难找出这样的“进步”来。
 3. 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一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够留给后人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在他看来，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的特殊趋向和独自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人都是平等的；历史学家能够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却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高低。

兰克的Seminar

- 他把我们这些最亲近的弟子召到自己家中，聚集在他的身旁；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近观察这位不断创新的思想家的工作房。他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教养、迅速抓住要点的本领和批判的天才引起我们对他的钦佩。当他成功地揭穿一个虚假的传说时，或者得以按照实际情况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时，他常常会欣然大笑。

——吉泽布雷希特

- “学术讨论班”是为那些选择史学为其职业的人创设的。他允许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但随时愿意提供建议。他对于违反批判原则的过错给予严厉的批评，但措词则婉转。老师鼓励每人按自己的才能发展专长。

——聚贝尔

- 兰克一生著述丰富，包括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和战争史、政治家传记等，全部为政治军事史题材，时代集中于16到18世纪；

- 兰克强调历史人物、尤其是伟大的精英人物的历史推动作用：

“在深刻的、普遍的、骚乱的运动的顶峰，浮现出经由庞大模型铸造的人物，他们在几个世纪中一直牢牢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仅只是一般的趋势还不能决定一切；要使这些趋势发生效力，历来需要伟大的人物。”

——兰克《世界史》

- 兰克坚持历史研究必须基于可靠的历史资料而展开，其著作的主要依据都来自于各类政府文件和外交文件，并且强调对文献的批判和考证。

“〔兰克90岁时说〕我的结论是，在历史中，一切从本质上就离开可信的事实的東西都不应当要；我不否认，我是坚信人们对批判方法的那些考虑的，这些批判方法就是“坚持已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可能从中相当有把握地发展起来的東西。……不少东西并没有写下来，……但坚持已经写下来的事实，对我来说则是不可动摇的法則。”

- 兰克对史学的巨大贡献就是：他全心全意地献身史学，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当作其他学科的婢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竭尽全力求得一种方法，以便在历史中找到客观的真实，他把未经证明或不可能证明的一切都抛开，他决不进入神秘或空想的领域。然而，尽管得到举世公认，但兰克并不是一位“科学家”，而且并不“客观”。他的方法，只使用外交文件，只从政治入手——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的影子，而不是历史，当然也不是“真实”。兰克把整个一代人引上歧路，使人们相信他撰写的是“客观的”历史，是他终于接近了史实。实际上他的方法最多只能说是比过去常用的方法使人们更超然一些，姿态较好、眼界较广而已。不过，只是这一点就够光荣的了。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对于兰克为历史所做的贡献，我们可以很快地总结出来。第一，他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他不是第一个使用档案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兰克的功劳是：使近代欧洲史更加能为人们充分地了解，阐明了欧洲的统一性并描写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兰克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不仅因为他创立了研究资料的科学方法，因为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公平品质，而且因为他的才能和长寿使他能够比所有其他历史家生产更多的第一流著作。正是这位史学界中的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所有人的师表。

——乔治·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兰克的两种形象

- 兰克是“科学的历史学之父”，兰克史学被看作为“客观主义史学”的代名词。

在德国以外，尤其是在美国史学界中，兰克成为客观主义史学及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

“兰克决心严格地把握历史事实，不作任何说教，不强调任何道德观念，对叙述不作任何粉饰，而仅仅是阐述简单的事实。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对之进行阐述。真实与客观是兰克的最高目的。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为了怡情或启迪，而是为了教育，……他不相信历史学家有义务去指出人类历史中的神佑。”

——赫伯特·亚当斯

- 兰克自身的主观性和偏见：政治观、宗教观、历史观。
在德国，不论是兰克的追随者还是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是“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路德宗虔诚教徒的兰克

- 在兰克的著作里和言谈中，经常会出现“上帝”或“上帝之手”的概念。兰克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徒，由于自小对宗教和上帝的信仰，他在考察历史的时候，不免会将一些自己难解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跟“上帝”联系起来。
- 但是，历史学家兰克心目中的“上帝”与宗教神学卫道士信念中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经常叨念“上帝”，更多的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先在的原因之原因”的敬畏和感叹；他笔下的“上帝”或“上帝之手”，也只是隐藏在历史背后、支配历史进程的某种神秘的永恒力量的代名词；正如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并不刻意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一样，他也并不谋求去体验这种永恒力量的神秘启示、或者企图去抓住这只“上帝之手”，更不想为之寻求某些理论的或历史的依据；在他那里，“上帝”对人间事务和人类命运的干预，只是一种个人的预感，是一种朦胧的、无形的、难以说清楚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这只“上帝之手”并没有妨碍他阐幽索微、写出严谨的历史著作来。

兰克的历史空间

- 兰克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他曾断言道：“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在他看来，所谓的“伟大民族”就是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自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6大民族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则仅仅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
- 兰克晚年口授《世界通史》的时候，尽管在序言中表示要从历史叙述中“消灭自我”，但实际上却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其“西欧中心主义”立场。从已经完成的7卷内容来看，除了在首卷中对西亚和北非的历史作了简略的该书之外，东方各国的历史在他的世界史体系中没有任何地位；在叙述中世纪历史的时候，甚至连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广泛建立国家的斯拉夫民族，都没有被写进他的《世界通史》的资格。他的这部《世界通史》虽然只叙述到1453年，但是加上他以前撰写的西欧各国的专史，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通史。

兰克学派：兰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 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年)
哥廷根大学 《德意志法制史》 主持《德意志史料集成》
- 吉泽布雷希特(Friedrich Wilhelm von Giesebrecht, 1814~1889年)
慕尼黑大学 《德意志皇朝时代史》
- 息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年)
普鲁士政治史学派 创办《历史杂志》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
“我分析我自己，七分之四是 政治活动家，七分之三是教授。”

利奥波尔德·兰克(1795—1886)

亚诺尔德,威廉(1826—83)

邦内尔,亨利(1829—70)

部克哈特,雅各(1818—97)

卡尔孙,弗雷德里克·斐迪南(1811—87)

康乃略,卡尔·阿道夫(1819—1903)

得尔布吕克,路德福(1817—1903)

多尼吉斯,佛伦茨·亚历山大(1814—72)

多斐,亚勒弗烈(1844—1916)

达姆勒,恩斯特·路德维希(1830—1902)

基则布勒喜,弗里德里希·威廉(1814—89)

格奈斯特,路德福(1816—95)

赫尔曼,恩斯特·阿道夫(1812—84)

希尔士,西格夫里(1816—60)

雅费,腓力(1819—70)

垦普斯库尔特,弗里德里希(1831—72)

克林平,卡尔(1816—1874)

科普克,路德福(1813—1870)

马克西米连二世(1811—64)

默洛尔,狄奥多(1817—1874)

尼茨,卡尔·威廉(1818—80)

保利,来印候特(1823—82)

勒佩耳,理查(1808—93)

洛瑟,威廉(1817—1894)

密施特,阿道夫·威廉(1812—87)

西谟孙,本哈德(1840—1915)

济伯尔,亨利(1817—95)

惠芝,乔治(1813—86)

沃顿巴哈,威廉(1819—97)

尉尔曼斯,罗哲尔(1812—81)

兰克的世界影响

- 英国：斯塔布斯与牛津学派、阿克顿勋爵与剑桥学派
“我们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如果不查阅作者名单，便没有人能够看得出牛津主教是在什么地方停下笔的，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斯奎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下去写的”。

——阿克顿勋爵《剑桥近代史》序言

- 法国：莫诺(Gabriel Monod, 1844~1912年)及《法国历史评论》
- 美国：赫伯特·亚当斯、
- 日本
- 中国：傅斯年“史料即史学”

对兰克的反动

1. 普鲁士政治史学派

达尔曼 (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 1785-1860年)、息贝尔、德罗伊森 (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年)、特赖齐克 (Hei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年)

2.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年) 的文化史

3. 卡尔·兰普勒希特 (Karl Lamprecht, 1856-1915年) 与“兰普勒希特大论战”

19世纪：历史学的世纪

- 浪漫主义史学
 - 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基佐、米什莱
 - 德国：赫尔德、缪勒、吉泽布雷希特
 - 英国：埃德蒙·柏克、麦考莱、卡莱尔
 - 美国：班克罗夫特
- 客观主义史学
 - 兰克及“兰克学派”
- 实证主义史学
 - 法国：孔德、泰纳、古朗治
 - 英国：巴克尔
 - 瑞士：布克哈特
 - 德国：兰普勒希特
- 历史主义史学思想
 - 黑格尔、狄尔泰
-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一) 浪漫主义史学

浪漫主义VS理性主义

- 浪漫主义就是对非历史的推理即理性主义的形式逻辑的反抗。是感情和想象对纯理性主义的反抗，感情对形式的反抗，个人主义对体制专横的反抗，是为富于同情的创造性的想象呼吁，反对只讲形式和内容的作法。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 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再为理性所支配，历史的发展具有个体的和独特的性质，而不存在普遍性和规律性。他们认为历史应当充分展示各国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体现每个民族所固有的民族精神，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编写民族史和国别史。强调历史现象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重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并将它理想化。他们崇尚直觉与情感的作用，重在对历史作具体的描述，借以抒发作家个人的情怀。

- 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初开始就取代了理性主义史学而占据西方史坛的主导地位。

反映了欧洲社会各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同时又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

1. 法国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与革命后的冷酷现实，粉碎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使得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各界群众普遍产生了对理性主义及其宣扬的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厌恶，唤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宗教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此同时，大革命中过火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激起了人们的宗教情绪。所有这些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 开始于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而后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整个欧洲全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18世纪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界主义”，于是浪漫主义的民族情绪得以迅速取代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
3.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了人们思想方法的转变。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感，它是社会历史发展速度相对平缓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了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得以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亲身体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联系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像的。正如梯叶里所言：“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更加重视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

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就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叛

1. 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理性主义史学对教会统治、宗教迷信和神学史观进行了深刻而无情的揭露批判，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开始的史学世俗化进程推向了高潮；但是它却在鄙视中世纪的同时，对中世纪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否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及其客观性。而浪漫主义史学则肯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强调了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和联系性，浪漫主义史学家们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而且都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神学史观，以致于造成了宗教思想的一度回潮。
2. 强调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直觉与情感的作用。理性主义史学崇尚理性的绝对力量，强调对历史过程进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考，力图揭示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哲学的主张。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崇尚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情感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夸大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热衷于对历史情景进行形象性的描绘以抒发个人的激情，反对研究历史哲学，不屑于对历史过程作冷静分析，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3. 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理性主义史学在“世界人性普遍一致”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规律，主张写人类史和文化史，试图建立一套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历史体系。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否认世界历史的共性，热衷于写作民族史和国别史，并开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完全漠视非欧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 这种浪漫主义者对于过去的同情，并为掩饰把过去同现在分割开来的那条鸿沟，而且实际上还假定了那条鸿沟存在，同时有意识地坚持今天的生活同过去的生活两者间的巨大歧异。因而，启蒙运动仅仅关怀着现在和最近的过去的倾向就被它抵消了，于是人们就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历史学思想的范围大为开阔了，于是历史学家就开始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认为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一场单一的发展过程。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浪漫主义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

- 浪漫主义思想的准备：从卢梭到赫尔德
-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从埃德蒙·柏克到夏多布里昂
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基础（理性主义）的批判
-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米什莱
人民是历史的主角
-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梯叶里、麦考莱
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

(二) 欧美各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

19世纪德国史学

- 兰克与兰克学派
- 《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编纂
- 普鲁士政治史学派
- 1859年《历史杂志》的创刊
- 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年）和《罗马史》

“凡是象我一样从历史事件生活过来的人都开始看到历史的编写或创造不是没有爱憎感的。”

19世纪法国史学

- 大革命的深刻影响
- 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 政治史学派
- 实证主义史学：孔德、泰纳、古朗治等
- 1876年《历史评论》创刊
- 1861年杜罗伊（Victor Duruy, 1811-1894年）的教育改革

19世纪法国史家 及其历史和对大革命的总结

- 夏多布里昂：《论革命》
- 梯叶里：《对英国的征服》 《墨洛温王朝时代纪事》
- 米什莱：《近代史》 《世界史导论》 《法国史》 《法国革命史》
- 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 《法国文明史》
《欧洲文明史》
- 米涅：《法国革命史》
- 梯也尔：《法国革命史》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旧制度与大革命》

19世纪英国史学

- 党派史学：辉格派与托利派、自由与保守
-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的英雄史观
-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834-1902年）和《剑桥近代史》
- 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创刊

19世纪美国史学

- 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年）：
美国史学的奠基者
- 废奴派史学：历史学与社会现实
-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年）的边疆学说
- 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1895年，《美国历史评论》创刊

(三) 实证主义史学

- 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的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

——孔德

1. 实证主义对事实的重视促使历史学家提倡对史料的批判和审查，使得历史研究变得更为严谨；
2. 实证主义者力求在历史中寻求科学的规律，促使历史学向自然科学靠拢

历史主义

- “历史主义”一词最早由浪漫主义者提出，与“自然主义”相对，用以区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表示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却没有创造自然界。以后，“历史主义”逐渐包含了更多的意思，既可以是一种世界观，又可以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作为一种世界观，“历史主义”强调人们只有在历史中，即在事物的发展中，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真相。所以，所有有关人类社会的学问，在本质上都应该通过历史的考察才能认清。